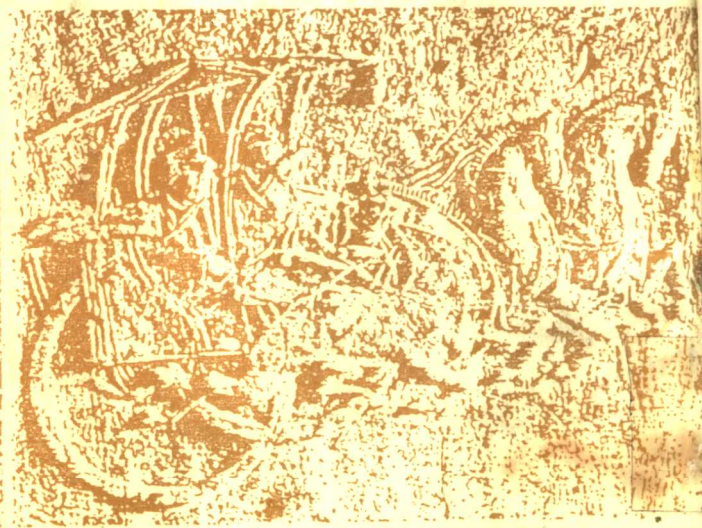


叢書古籍衛安

〔清〕姚瑩·撰

寸陰叢錄
識小錄

黃季耕·點校



安徽古籍叢書

識小錄 寸陰叢錄

〔清〕姚瑩・撰 黃季耕・點校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

顧問 張愷帆・丁繼哲 王惠鵬 光仁洪 杜維佑 李天敏 李廣濤 胡坦 胡雲龍

侯永 崔劍曉 陶若存 張立一 傅大章 鄭淮舟 鄭銳 潘鐸鐸

主任 魏心一

副主任 陶有法 蔡德麟

委員 吳孟復 金隆德 祖保泉 鹿世金 賈文昭 黎洪 劉景龍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會

理事長 崔劍曉

副理事長 丁繼哲 杜維佑 胡坦 潘鐸鐸

秘書長 朱揚 汪慎琳

理事 田照臨 李庭榮 李炳忠 吳存心 汪石滿 沈基政 馬素英 孫智林 陳昌茂

陶顯斌 張其果 張金環 張振明 張繼忠 萬洪翹 鈕漣 鄭英保 潘培咸

安徽省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學術顧問 王子野 吳小如 吳作人 吳組緬 周一良 周紹良 金克木 宛敏源

胡道靜 殷煥先 張滌華 舒燕 蔣元卿

主任委員 吳孟復

副主任委員 金隆德 施培毅 祖保泉 賈文昭

委員 朱一清 朱世力 汪福潤 沙宗復 徐凌雲 殷呈祥 孫文光 梁垣祥

傅玉璋 劉學鐸

• 以下按姓氏筆畫排列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偉大祖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爲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叢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印，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爲關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印安徽古籍叢書。最其體例，約有數端：一、所收皆爲歷代皖人著作。地域，以現行省區爲准。時間，一般以成書於「五四」之前爲限。內容，以文、史、哲爲主。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或註釋，尤注意於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爲底本，校以他書，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註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兩漢著作及文字、訓詁之書，皆用繁體字，其餘則多用簡體字。版皆豎排，以期一律。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資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一九八九年七月

序

吴孟复

古人读书随笔之类，对吾人之研究文史，甚有裨益。忆昔在中学读书时，段熙仲先生为言洪迈之《容斋随笔》。家中架上恰有此书。取而读之，虽似懂非懂，然眼界随之开阔，知识随之增多。如由其中所言《公羊传》之「门焉」，「闾焉」，知其名词作动词用，又由其中所言陶诗之「形天无千岁」乃「刑天午干戚」之讹，知读书要讲校讎，由其所引李清照《金石录序》，知有赵、李其人其事与「金石之学」，由「俗语有出」条中所言之「惋」字，「榛」字，正与吾乡口语相合，知方言与古音义之关系。当然，这些认识，有的是后来才理解的，但当时如不读之，则后来也就想不到它。至于典章制度之沿革，学术流别之异同，文人之逸事，有他书所不载，或虽言之而不详者，随笔的作用，就更为明显。

现在，从事教育之同志，皆知发展智力，拓宽知识面与培养治学能力之重要性。此信然矣！然我认为：欲达此境，方法之一，即在多读前人之随笔，使其于趣味盎然之中，日积月累，见闻以广，知识以多，智力以开，能力以强。否则，堆案盈箱之「知识辞典」，「治学语录」读之难尽，尽之难记，记之难用，适足以损害智力而已。

盖学术虽各有专门，而治学所用之知识与方法，则不可限以一端。如语言、文学各有专门，其中尚有各种分支科学与边缘学科，派衍流分，愈分愈细，此为人所习知，不待细述。然在研究某一字义时，或用文字学，或用金石学，或用古音与方言，或征之其他古书，固非训诂学之所尽也。至研究古代文学中某一具体问题，其问题或发生于理论方面，或发生于史实方面，或发生于书之版本或字之音义等，苟无多方面之知识，即无由发现问题之所在，更无由曲证旁通，并用以解决问题。有的同志只读本学科之书，只爱观现成之结论，而视随笔一类书之不切于用，其然，岂其然乎？而况为学之道犹不止于文字之训诂及事实之考证而已也。

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中云：

为学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为第一义，次则于古今兴衰沿革礼乐兵务之故，一一淹贯，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读书。若夫寻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谓雕虫之技，壮夫始为者也。

献廷与方苞皆为王源之友。方苞《望溪集》中亦多论兵农之所宜兴宜革。盖清初诸老鉴于明代讲理学者之空疏，转而以经世致用为志。顾亭林首标「博学于文」之旨，以为「经学即理学」，于考订文字、音韵之同时，讲求天下郡国之利病。而颜元则侧重于躬行实践，益以礼乐兵农为务。方苞之不薄朱熹与顾相同，而学以致用则与颜、李未尝异趋。观李燾《王昆绳传》，目方苞为颜学之传人，岂偶然哉？

乾嘉以后，「学趋专门」（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文字、音韵、天文、算术，各为专科

益加条理（即所谓「博征于文，约守其例」），然二三大师之外，或亦趋于烦琐，无复清初诸老之心胸识见，因而难免于雕虫之讥。桐城之学，颇异于考订，然则，姚以下亦未能如方苞学问之笃实，前人讥其「以空议相演」，平心论之，实亦中桐城末流之病。盖识见之不广，沿革之不明，兵农之不知，则所谓「言之有物」者，复何有哉？

窃尝思之：戴震《与郑用牧书》言：为学之道有三：曰义理，曰度数，曰词章。世多以度数与考据等为一谈，往往误解戴君本意。度数者何？盖即刘献廷所谓：「古今兴衰沿革礼乐兵农之故」，而天文、算学、物理亦自在其中。有度（法）可考，有数可据，故亦可谓之考据。故戴《与姚姬传书》，又以义理、考据、词章并举。明乎度数与考据之同，斯可以言实学，言致用，其言方为有物之言。不然，烦琐之考订与空议之相演，其为言之无物则一，是亦何异于明代「空疎之学」哉？

姚石甫先生生当鸦片战争前后。当时，仁人志士凛于民族危亡，亟谋挽救，学术风气，为之一变。先生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张穆实开风气之先。魏、龚讲「公羊学」，以微言大义，变烦琐考证，而归之于经世；张穆等研究西北地理，亦出于时势之需；先生与林公力主抗战，声应气求，以议论、功业，尤为人望所归。林公既为投降派所中伤，滴戍新疆，先生坚守台湾，屡次击退侵略者，亦反被贬官入蜀，居于康定。其《识小录》、《寸阴丛录》两书，即先生滴官康定时所作之读书随笔。

两书内容，旁及经、史、子、集四部，然博而不杂。其中言旗制，言形势，言通商，言兵额，

言财赋，言漕运，皆兵农之要务，其详于西北地理及宗教关系，亦由当时事势使然，其论述历史人物与记载时人行事，亦皆有关时政，意取借鉴。诚刘君所谓「古今兴衰沿革礼乐兵农之故」，亦戴君所言「度数」之实。惟其博洽多闻，详审得失，然后心胸开阔，识见高远。先生书中亦言：

学者先以多闻为贵……盖其闻见广故局量大，然识高故鉴裁精，惟宏故通，惟明故辨。

斯诚深造有得之言。所谓「识小」，正是亭林「博学于文」之意，与龚、魏、林、张诸公同其趋向。而先生爱国之深心，反帝之远虑，亦于是乎可见。其训释古书，如解说《论语》之「食不厌精」，以「厌」为「饜」，明孔子之不以饮食为意，其说「可也简」，订朱熹《集注》之误，斥理学家之苛于责人，不仅在学术上兼采汉宋，且亦见其志气与心胸。至于评述诗文，纪录琐故，若记张煌言之《枞阳谣》，载桐城之禁书，亦皆有裨于文献之征。其谈及音韵、目录，就后之以此专门名家者视之，虽若有欠于详审，然先生以晚岁向学，犹能措意于斯，较之亭林所云「以无耻之人，谈空疏之学」者，固不同也。

先生为姚姬传之高第弟子，故世亦以「桐城派」作家目之。吾尝论「桐城理学」始于方学渐，为「泰州学派」中之一人（见黄宗羲《明儒学案》），而方苞之学本于颜、李为近。先生之欲合义理、考据、词章，说本姚氏，而究心兵农，则更与方望溪之旨意相同。盖「理学之祸」在于「议论愤愤」，「头脑冬烘」，对「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斂，开闢捍边者则目为粗才，读书作文则以为玩物丧志，留心吏事者则斥为刀笔舞文」，「驯至万事不理，丧身亡国」（引自《宋稗类抄》）。试以石甫先生此书相较，显

然与理学家之议论殊趋，即方苞亦何尝如此？而世之评论「桐城文」者辄以与理学并论，岂其然哉！

此种读书笔记，有助于增益见闻，有补于开拓眼界，这在本文开头已曾言之。至此两书之可以见近代学术思想之变化，仁人志士之用心，则又非《容斋随笔》之可比。石甫先生当时还写有《康轶纪行》等书，已由徐寿凯同志校点出版；此外，先生还著有《葛玛兰厅志》、《英俄构兵记》、《岛夷图志》、《海运纪略后编》、《俄罗斯方域》等书，皆足见先生治学之思想，尚有待于整理。

此两本是黄季耕同志校点的。季耕同志绩学能文，久有美誉。曾选《安徽历代诗选》，又曾为石甫先生之《论诗绝句六十首》作注，搜讨之勤，选注之佳，人所共见。今又以数年之力，点此两书。惟此两书内容广博，且成于僻远之地，引用古语，每凭记忆，因而校点之难度尤大。季耕同志悉心比勘，细意推求，不特校其文辞，抑且审其辞气。通过标点，达到了句读恰当，层次清晰，使难懂者变为易懂，信足为作者之功臣，读者之良友。

前人谓：「注释之难，较古之作者尤难」，又谓「学识如何观点书」。盖注书既难，点书亦复不易。惟知其难而不敢掉以轻心，且济之以学识，乃能有功于前人，有益于后学。季耕同志点校既毕，我幸得先读为快，爰书数语，以为介绍。

目次

序(吴孟复)·····	一
识小录·····	一
弁言·····	三
卷一·····	五
读书大义·····	五
朱子之学先博后约·····	六
阙里·····	七
学而时习之·····	九
人不知而不愠·····	一〇
亦足以发·····	一〇
子奚不为政·····	一一

夷狄有君·····	一一
揖让而升下而饮·····	一二
杞宋不足征·····	一三
射不主皮·····	一三
不知其仁焉用佞·····	一三
吾斯之未能信·····	一四
子曰始吾于人也·····	一五
性与天道·····	一五
可也简·····	一八
颜子好学·····	二〇
犁牛之子·····	二一
五十以学易·····	二一
不知而作·····	二三
三十而立·····	二三
大哉孔子·····	二三
食不厌精·····	二三

一 端章甫.....二四

差.....二五

离.....二六

小卣.....二九

关雎.....二九

仲山父.....二九

注疏言性情.....三〇

公母困我.....三一

卷二.....三三

颍考叔.....三三

二南不列于雅.....三四

礼不丧出母.....三五

卷耳.....三六

狼戾.....三六

朱子易经本义.....三七

六珈·····	三七
鵲冠·····	三九
管子律吕·····	四〇
李义山诗·····	四一
杜诗立言不类·····	四二
唐明皇服善·····	四二
宋仁宗不用吴充·····	四二
隋炀帝好文学·····	四三
淮南子·····	四三
子午道·····	四五
谬误·····	四六
淮南王乐府·····	四六
破天荒·····	四七
敲门砖·····	四七
萨都刺、刘青田作元顺帝诗·····	四八
义成妇人·····	五〇

曹娥碑·····	五〇
粵中文会·····	五一
佛教传授宗派·····	五二
释氏五劫·····	五四
古佛名·····	五五
佛名解略·····	五八
西域二十七祖·····	五九
东土六祖·····	六一
观世音文殊普贤·····	六二

卷三

孔子生于空桑·····	六五
王道人·····	六五
洸冈阡表·····	六六
五经取士·····	六七
史真人·····	六八

刘孟涂·····	六九
关尹子近释氏·····	七一
关尹论魂魄·····	七三
精气神·····	七四
道家言心·····	七七
六度四伴·····	七九
周朗言释教之弊·····	八〇
新经新声·····	八〇
齐祖好佛·····	八一
齐书论佛之谬·····	八一
江革·····	八二
祇洹精舍图偈·····	八三
三乘·····	八三
沙门衣赤·····	八三
魏太祖加僧封爵·····	八四
唐臣疏谏事佛·····	八四

元仁宗抑国师·····	八五
僧众食仪·····	八五
达人灵鬼·····	八六
佛经增译·····	八六
火宅僧·····	八八
四十二章经·····	八八
六根六尘六识·····	八九
贪瞋痴三品·····	九〇
八解脱·····	九〇
六通·····	九一
十八不共法·····	九二
四大和合身·····	九二
唐人翻译·····	九三
诸天俱有阴阳·····	九四
识如蜜蜂·····	九四
四依趋·····	九五

三因三緣·····	九六
文殊父母·····	九六
五眼·····	九六
五山十刹·····	九七
卷四·····	九九
内旗外旗之别·····	九九
喀尔喀内附始末·····	一〇〇
俄罗斯通市始末·····	一〇一
库伦·····	一〇四
卡伦形势·····	一〇五
土尔扈特·····	一〇七
新疆两路形势·····	一〇九
廓尔喀·····	一一一
西藏·····	一二二
梵字本四十七字·····	一一四